



ル 5
2483
2



門 005
號 2483
卷 6-2

帝京景物畧 卷之二



于少保祠

崇文門內東半里有祠曰忠節祀少保兵部尙書于公謙也。公一臂一肩。定正統己巳之變其被刑西市也。爲天順元年。九年復官爲成化二年。又二十三年。賜謚蕭愨。爲弘治三年。又一百一十一年。改謚

明

麻城劉 飪

宛平于奕正

修



忠肅。為萬歷十八年。凡百
三楹。祀公塑像。歲春秋。澤
祖列宗之社稷臣也。人臣
而作為非常。社稷之臣。臣
待而復辟也。以社稷。景帝
在上。臣無二心。可曰功在
忠。功在天順者。為景帝謀
之情形。為奪取反側之狀。

軌曹。吉。祥。所為自求口實者
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痛
廟社稷山陵在焉。足今日
守。一切出公處分。也先乃
英廟知之。憲宗不能忘之。
乎。復辟之先。向議南遷者
象主奪門議而曰。不殺于
不名以奪。則無功。不殺公

有三十三年而論定。祠
太常寺官致祭。按謙二
以功名為富貴資。常事
不變處變。夫英宗之出
之立也。亦以社稷。祖宗
京泰者。為英宗謀。則未
則未忠哉。變攝讓自然
而捷居功。徐石張
也。北狩之際。侍講徐理。
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
動。明日事去矣。乃決戰
沮。迺迎歸。大駕惟公功
即徐石張輩。可得泯之
徐理。更名有貞。復以占
謙。今日之事。無名。情謂
不得實其名奪。一語本

色不覺狀公寃矣。李學士賢之言曰：天位陛下固
有，景帝不起，羣臣表請復位，何至以奪爲功。上爲
悚然。西北邊棘，恭順侯吳瑾曰：于謙不死，虜不至
此。上爲悚然。無何，曹石矜功，後先以逆抵法。於斯
時，公忠且寃，徘徊于英廟胸中也。久，憲廟初立，遣
官祭焉。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也。景順
間人好楮拾新舊，舉瑕爲堅，功賞奚有善處骨肉
大臣如公，從容言君臣大義，兄弟至情，當遣奉迎
者歟。英廟復辟後二日，自爲廷臣言：弟弟好矣，喫
粥矣。上喜，見眉色。而亨等默然，以此仰見宮中。孔
樂孔懷，則是未嘗奪也。高岱言：公失在景帝易儲，
不以死爭。李夢陽曰：此留侯不能得之漢高，公能
乎哉。是未盡然。方易儲加官，而公疏再辭，隱約以
示諷。社稷臣其道豈効僭事一言。慷慨自爲地者，
景帝不豫，公與學士商輅等草疏請立元良。其畧
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

宗之子。憲宗御名宣宗之孫。則是未嘗易也。其廟憲

既心知公社稷無疆。貞邪無朽。則是未嘗死也。

被刑日。陰靈翳天。行路嗟嘆。夫人流山海關。夢

曰。吾形殊而魂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廟

于皇帝。翌日。夫人喪其明。會奉天門災。其廟臨哭

公形見火光中。上憫然念其冤。乃詔貸夫人歸。公

夢公還目光。目復明也。公遺骸。都督陳達。密屬

藏。繼子冕請葬錢塘祖塋。既得旨。奉匱。徙倚市

見鬻畫者。視之。公像也。因奉以歸。後大司馬王

鶚。夢公來。誦一詩。中云。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

冤。獨自歸。適傅孟春撫浙。疏請改謚。王乃更謚

肅。公墓祠在杭之湖上。曰旌功。四方祈夢至者

接。而答如響。

吏部古藤

吳文定公手所植藤。在吏部右堂。質木。蔓生。而出
土便已幹直。其引蔓也。無韝委之意。縱送千尺。而

心

旋一區。方巖好古。如珠絡瓔。每一鬣一串。則豆花色。則茄花紫。琢而體裁。花若簡淡。文也。公植藤時。維貞公逾高以遐。而藤逾記。刻石藤下。又仁和禮部儀制司有優鉢

植者之所為人。方夏而花。貫下垂碧葉陰中。端端向人。蕊光一庭中。穆穆問閒。藤不追而雋永。又如王文恪之稱公。治六年。距今幾二百年矣。望深蕪。莆田方公興邦有古藤。郎公璵。秀水李公日華所記。維花焉。金蓮花也。開必自四

月八日。至冬而實。如一尊者核也。花不知種不存。亦不更傳。然。是花東渡久矣。吏部文定諸所服用。硯。不士尚介尚元者。或謂。

鬼蓮蓬。脫去其衣。中金色佛何人植之。而奇以其花。今其唐岑嘉州有優鉢羅花歌。則可懸亦藤無奇者。重以其人。一竹冠。一竹杖。人間傳寶之。或銘之。

泡子河

京城貴水泉而尊種

之里也。海之矣。頂也。湖之矣。

成國公園
畝也。河之矣。崇文門東城角。窪然一水。泡子河也。積潦耳。蓋不可河。而河名。東西亦堤岸。岍亦園亭。堤亦林木。水亦蘆荻。蘆荻上下亦魚鳥。南之岍。方家園。張家園。房家園。以房園最。園水多也。北之岍。張家園。傅家。東西園。以東園最。園水多。園月多也。路迴而石橋。橫乎橋而北面焉。中呂公堂。西楊氏。泌園。東玉皇閣。水曲通。林交加。夏秋之際。塵亦罕。至歲中元鬼節。放燈亦如水關。北去貢院里許。春秋試者士。○士字應。在春字上。禱于呂公。公告以夢夢隱顯不一。而委細畢應。祠後有物。白氣竟丈。夜游水面。人或見之。則倒入水。作鼓漿聲。或曰水掛也。

成國公園

園有三堂。堂皆蔭高柳老榆也。左堂盤松數十科。盤者瘦以矜。幹直以壯。性非盤也。右堂池三四畝。堂後一槐。四五百歲矣。身大于屋半間。頂嵯峨若山。花角榮落。遲不及寒暑之候。下葉已兔目鼠耳。

上枝未萌也。緣周上。陰老下矣。其質量重遠。所灑
輪然也。數石。經橫其下。枝輪脈錯。若欲狀槐之根。
樹傍有臺。臺東有閣。榆柳夾而營之中。可以射。繇
園出者。其意蒼然。園曰適景。都人呼十景園也。

宜園

堂室則異宜已。幽曲不宜譙張。宏敞不宜著書。垣
徑也亦異宜。蔽翳不宜信步。晶曠不宜坐愁。再闢
馬背園。在石大人衡衡。其堂三楹。階墀朗朗。老樹

森立。堂後有臺。而堂與樹交蔽。其望臺前有池。仰
泉于樹杪。堂溜也。積潦則水津津。晴定則土容來
高會張樂。竟日卜夜去。跡存一扉而扁。或啟焉。則
垣故故複。逕故故迂回。入垣一方。假山一座。滿之
如器承餐。如巾紗中所影。頂髻。山前一石。數百萬
碎石結成也。風所結。實爲石。壙所結。礪爲石。波所
結。浮爲石。火所結。灰爲石。石復凝石。其劫代先後
思之杳杳。園創自正德中。咸寧侯仇鸞。後歸成國。

帝京景物略
公朱。今庚歸冉。石有名曰萬年聚。不知何主人時所命名也。

燈市

張燈之始也。漢祀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各大神變。燒燈表佛。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亦復未知歲燈何時。凡燈何夕也。張燈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雲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燃千燈。帝御安

福門縱觀。上元三夜燈之始。盛唐也。元宗正月十五前後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燃燈。永爲式。上元五夜燈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詔曰。朝廷無事。年穀屢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兩夜。上元六夜燈之始。南宋也。理宗淳祐三年。請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而上元十夜燈。則始我朝。太祖初建南都。盛爲綵樓。招揀天下富商。放燈十日。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

乃罷也。燈市者，朝

華門東，亘二里，市

珍異，三代八朝之

衛三行，市四列，所

顧，車不能旋，闐城

向，朱扉繡棟，素壁

戚家，宦家，豪右家

畫堆墨等，紗則五

楮，通草則百花，自

絃索，鼓吹則橘律

舞，細舞，筒子，觔斗

落，打碟子，其器則

四土兒，密失，又兒

層至五，其所蔽，絨

荀絮，珍珠簾，長明

辨拍煞，光影五色

明，露不得下，永樂

今市十日，賜百官

臣，自閣部正，外臣

蓋帷意，其他例得

衢而肩踵接也。市樓價高。歲則豐。民樂。樓一楹。日
一夕。簣至數百。緡者童子。捶鼓。傍夕向曉。曰太平
鼓。二童子引索畧地。如白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曰
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
走橋。

曲水園

駙馬萬公曲水家園。新寧遠伯之故園也。燕不饒
水與竹。而園饒之。水以汲灌。善淳焉。澄且鮮。府第
東入。石墻一遺。徑迢迢皆竹。竹盡而西。迢迢皆水。
曲廊與水而曲。東則亭。西則臺。水其中央。濱水又
廊。廊一再曲。臨水又臺。臺與室間。松化石攸在也。
木而化歟。聞松栢槐柳榆楓焉。聞化矣。木尙半焉。
化石。非其化也。木歸土而結石也。松千歲爲茯苓。
茯苓。土之屬也。又千歲爲琥珀。又千歲爲璧。琥珀
與璧。石之屬也。夫石亦有形似。不可以化言之。洞
壑中有禽若獸若者矣。可謂之物化乎。古丈夫仙

佛若者矣。人天化乎。樓若城若塔若者矣。人所構造以化乎。然石形也。松曰松化石。形性乃見。膚而鱗質而幹。根拳曲而株娑娑。匪松實化之不至此。

東嶽廟

廟在朝陽門外二里。元延祐中建以祀東嶽天齊仁聖帝。殿宇廓然而士女瞻禮者。月朔望日晨至。左右門無間闕。座前拜席爲燠。化楮錢。火相及。無暫熄。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從像乃若

憂深思遠者。相傳元昭文館學士燕云元手製也。元寶坻人。初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翁。得其塑土範。金搏換像法。搏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成像云。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今禮像者。仰瞻周眎。一一嘆異焉。元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也。殿前豐碑二。趙孟頫楷書。

一孟頫弟世延楷書一。虞集隸書一。正統中益拓其宇。兩廡設地獄七十二司。後設帝妃行宮。宮中侍者十百。或身乳保。領兒嬰以嬉。或治具。妃將饌。春匱櫛爲妃裝。織織縫裳。司妃之六服也。宮二浴盆。受水數十石。道士贊洗目。無目者疾。入者輒洗。帝妃前懸一金錢。道士贊中者得之。入者輒投以錢。不中不止。中者喜。益不止。聲所播以出。三月廿八日帝誕辰。都人陳鼓樂。旌幟樓閣亭彩。導仁聖帝遊。帝之遊所經。婦女滿樓。士商滿坊肆。行者滿路。駢觀之。帝遊聿歸。導者取醉松林。晚乃歸。

春場

東直門外五里爲春場。場內春亭。萬曆癸巳。府尹謝杰建也。故事。先春一日。大京兆迎春。旗幟前導。次田家樂。次勾芒神亭。次春牛臺。次縣正佐耆老。學師儒府上下衙。皆騎。丞尹與官皆衣朱簪花。迎春自場入于府。是日。塑小春牛芒神。以京兆生昇。

入朝。進皇上春。進中宮春。進皇子春。畢。百官朝服。賀。立春候。府縣官吏具公服禮勾芒。各以綵仗鞭牛者三。勸耕也。退各以綵仗贈貽所知。按造牛芒法。日短至辰日。取土水木於歲德之方。木以桑柘。身尾高下之度。以歲入節四季。日十有二時。踏用府門之扇。左右以歲陰陽。牛口張合。尾左右繳。芒立左右。亦以歲陰陽。以歲干支納音之五行三者色。爲頭身腹色。日三者色。爲角耳尾。爲膝脛。爲蹄

色。以日支孟仲季。爲籠之索。柳鞭之結子之麻苧。絲。牛鼻中木曰拘脊子。桑柘爲之。以正月中宮色。爲其色也。芒神服色。以日支受尅者爲之。尅所尅者。其繫色也。歲孟仲季。其老壯少也。春立旦前後五日中者。是農忙也。過前。農早忙。過後。農晚閒也。而神並乎牛。前後乎牛分之。以時之卯後。入曰燠。亥後。四曰寒。爲罨耳之提且戴。以日納音。爲髻平梳之頂耳前後。爲鞋袴行纏之懸著有無也。田家

樂者。二荆籠。上着紙泥鬼判頭也。又五六長竿。竿頭縛髀如瓜狀。見僧則捶使避匿。不令見牛芒也。又牛臺上。花繡衣帽。扮四直功曹立。而兒童瓦石擊之者。樂工四人也。攷漢郊祀志。迎春祭青帝。勾芒。青車旗服。歌青陽。舞雲翹。立青幡。百官衣皆青。郡國縣官。下至令史。服青幘。今者朱衣。唐制。立春日。郎官御史長貳以上。賜春羅幘勝。宰臣親玉近臣。賜金銀幘勝。入賀。帶歸私第。民間剪綵爲春幘。

籍管。今惟元日。日。小民以髮穿烏金紙。畫綵爲鬧蛾簪之。○正月元旦。五鼓時。不卧而嚏。嚏則急起。或不及衣。曰卧嚏者。病也。不卧而語言。或戶外呼。則不應。曰呼者。鬼也。夙興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長少畢拜。媼友投箋互拜。曰拜年也。燒香東嶽廟。竇放炮杖。紙豆。東之琉璃廠店。西之白塔寺。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別有啣而噓吸者。大聲咏咏。小聲啾啾。曰倒掖氣。旦至三月。

男女于白塔寺繞塔。旦至晦日。家家竿標樓閣。松栢枝蔭之。夜燈之曰天燈。是月也。女婦閒手五丸。且擲。且拾。且承。曰瓜子兒。丸用象牙。木銀礫爲之。競以輕捷。八日至十八日。集東華門外。曰燈市。貴賤相選。貧富相易。買人物齊矣。婦女着白綾衫。隊而宵行。謂無腰腿諸疾。曰走橋。至城各門。手暗觸釘。謂男子祥。曰摸釘兒。擊太平鼓。無昏曉。跳百索。無稚壯。戴面具。耍大頭和尚。聚觀無男女。有以詩隱物。幌于寺觀僻者。曰商燈。立想而漫射之。無靈益。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縛秫。稽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逕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逕。即入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也。十三日。家以小錢一百八枚。夜燈之。徧散井竈門戶。砧石。曰散燈也。其聚如螢。散如星。富者燈四夕。貧者燈一夕。又甚貧者無燈。小兒共以繩繫一兒腰。牽焉。相距尋丈。送于不意中。拳之以去。曰打鬼。不得爲繫者。兒所

執者。闐然共捉代擊。曰替鬼。更擊。更擊。更執。更代。終日擊。不爲代。則佻巧矣。又繩以爲城。二兒帕紫以摸。一兒執敲城中。輒敲一聲。而輒易其地。以誤之。爲摸者得。則蒙執敲兒。曰摸蝦兒。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薊歌。三祝。神則躍躍。汗不已者。休。倒不起。乃咎也。男子衝而仆。十九日。菜白雲觀。曰耍燕丸。彈射走馬焉。廿五日。大啖餅。

餌曰填倉。○二月二日。曰龍擡頭。煎元旦祭餘餅。薰牀炕。曰薰虫。兒謂引龍。虫不出也。燕少蜈蚣而蠹。其爲毒倍焉。少蚊而蠅。其爲擾倍焉。蚤虱之爲臭。虫又倍焉。所苦尤在編戶。雖預薰之。實未之有除也。小兒以木二寸。製如棗核。置地而棒之。一擊令起。隨一擊令遠。以近爲負。曰打枝枝。古所稱擊壤者耶。其謠云。楊柳兒活。抽陀螺。楊柳兒青。放空鐘。楊柳兒死。踢毬子。楊柳發芽兒。打枝兒。空鐘者。

刻木中空。旁口盪以瀝青。卓地如仰鐘。而其上之平。別一繩繞其柄。別一竹尺。有孔度其徑。而抵格空鐘。繩勒右却。竹勒左却。一勒空鐘轟而疾轉。大者聲鐘。小亦蛞蝓飛聲。一鐘聲歇時乃止。製徑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陀螺者。其製如小空鐘。中寔而無柄。繞以鞭之繩。而無竹尺。卓于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轉無復住。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頂若旋旋。

影不動也。○三月清明日。男女掃墓。擔提香楮。輜馬後掛楮錠。粲粲然滿道也。拜者。酌者。哭者。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錠次。以紙錢置墳頭。望者。無紙錢。則孤墳矣。哭罷。不歸也。趨芳樹。擇園圃。仰坐盡醉。有歌者。哭笑無端。哀往而樂回也。是日。筍柳遊高粱橋。曰踏青。多四方客未歸者。祭掃日。春游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懸樂旗。幢為祝。觀者夾路。是月小兒以錢泥夾穿頭。乾之。

剔錢。泥片片錢狀。字幕備具。曰泥錢。畫爲方城兒。置一泥錢城中。曰卵兒。拈一泥錢遠擲之。曰撇。出城則負中則勝。不中而指杖相及亦勝。指不及而猶城中則撇者爲卵其勝負也。以泥錢別有挑用。葦。細用指者與撇畧同。有撇用泥丸者。與錢畧同。而其畫城廓遠。○四月一日至十八日。傾城趨馬駒橋。幡樂之盛。一如嶽廟。碧遐元君誕也。立夏日。啟冰賜文武大臣。編氓得賣買。手二銅盞。登之其聲。磕磕。曰冰盞。冰着濕乃消。畏陰雨天。以綿衣蓋。護。燠乃不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捨豆念佛。一豆佛號一聲。有念豆至石者。至日熟豆。人徧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凡婦不見答於夫。姑媿若者。婢妾擯于主及姥者。自咎曰。身前世不捨豆兒。不結得人緣也。是日要戒壇。游香山玉泉茶酒棚。妓棚。周山灣澗曲。聞初說戒者。先令僧了願如是。今不說戒百年。而年則一了願。

是月榆初錢
日至五日家
五日之午前
之墻下無河
灣俗亦競遊
林北滿井爲
物鼓吹赴南
刺蟾之眉間

麪和糖蒸食之曰榆錢糕。○五月一
家妍飾小閨女簪以榴花曰女兒節。
羣入天壇曰避毒也。過午出走馬壇
城繫絲投角黍俗而亦爲角黍無競
要南則要金魚池西要高梁橋東松
地不同飲釀熙游也同大醫院官旗
毋子捉蝦蟆取蟾酥也其法針束葉
眾射葉上以蔽人目不令傷也漬酒

以菖蒲插門
懸五雷符簪
各綵繫垂金
進刀馬子闕
二丈鞍韉繡
六日曬鑾駕
緝反覆勤日
旗鼓迎像出

艾塗耳鼻以雄黃口避虫毒家各
各小紙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項
若錢者若鎖者曰端午宗十三日
廟刀以鐵其重以八十觔紙馬高
轡銜金色旗鼓頭踏導之○六月
間亦曬其衣物老儒破書貧女敝
晡乃收三伏日洗象錦衣衛官以
城門浴響閘象次第入于河也則

蒼山之類也。額耳昂回，鼻舒斜吸，噓出水面，矯矯有蛟龍之勢。象奴挽索據脊，時時出沒其髻。觀者兩岸各萬眾，回首如鱗，次貝編焉。然浴之不能須臾，象奴輒調御令起。云浴久則相雌雄，相雌雄則狂。○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針，婦女曝盎水日中，頃之，水膜生面，繡鍼投之則浮，則看水底鍼影，有成雲物花頭鳥獸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謂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細如絲，直如軸蠟，此拙徵矣。婦或歎，女有泣者。十五日，諸寺建盂蘭盆會，夜于水次放燈，曰放河燈，最勝水關。次泡子河也。上墳如清明時，或製小袋以往，祭甫訖，輒于墓次掬促織，滿袋則喜。秫竿肩之以歸。是月始闢促織，壯夫士人亦爲之。闢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之，又有師闢盆箒確，無家不貯焉。立秋日，相戒不飲生水，曰呷秋頭水。生暑痲子。○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餅必圓，分瓜必牙錯瓣刻之，如蓮華。紙肆市月光紙。

續滿月像。跌坐蓮花者。月光徧照。菩
輪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搗藥臼中。紙
者丈。綴工者金碧續紛。家設月光位。
向月供而拜。則焚月光紙。徹所供。散
月餅。月果。戚屬餽相報。餅有徑二尺。
日必返其夫家。曰團圓節也。○九月
茶。醯食。榼。曰登高。香山諸山。高山也。
也。顯靈宮。報國寺。高閣也。釋不登。賃
為娛耳。麪餅種。栗其面。星星然。曰
紙綵旗。曰花糕旗。父母家必迎女來。會
得迎。母則詬。女則怨。詭。小妹則泣望其
女兒節。○十月一日。紙肆裁紙五色。作
尺有咫。曰寒衣。有疏邱緘。識其姓字。蠶
然。家家修。其夜奠呼。而焚之。其門。曰送
白紙為之。曰新鬼不敢衣。綵也。送白衣
十九。男聲十一。是月羊始市。兒取羊後

陸也。華下月
小者三寸。大
月所出方。
之人必遍
女歸寧。是
日。載酒具
藏。高塔
亭。闖坊曲
糕。標
花糕。或不
姊妹亦曰
男女衣。長
行。如寄書
寒衣。新喪
者哭。女聲
脛之。膝之

輪骨曰貝石置一而一擲之置者不動擲之不過
置者乃擲置者若動擲之而過勝負以生其骨輪
四面兩端凹曰真凸曰詭勾曰騷輪曰背立曰頂
骨律其頂岐亦曰真平亦曰詭蓋真勝詭負而騷
背間頂平再勝頂岐三勝也其勝負也以貝石○
十一月冬至日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
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民間不爾惟婦製履舄
上其舅姑日冬至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口

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
有面作罔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布之附以九九之
歌述其寒燠之候歌曰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
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箒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
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口中咽暖
氣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單八九七十二猫狗尋
陰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總要伸脚睡蚊蚋
蟪蚤出○十二月一日至歲除夜小民爲疾苦者

奉香一尺。宵行衢中。誦元君號。自述香願。其聲烏
鳥惻惻。曰號佛。行過井。過寺廟。則跪且拜而誦。香
盡尺乃歸。八日。先期鑿冰方尺。至日納冰窖中。鑑
深二丈。冰以入。則固之。封如阜。內冰啟冰。中涓爲
政。凡蘋婆果入春而市者。附藏焉。附乎冰者。啟之
如初。摘于樹。離乎冰。則化如泥。其窖在安定門及
崇文門外。是日家效菴寺豆果雜米爲粥。供而朝
食。曰臘八粥。廿四日。以糖劑餅。黍糕。栗。胡桃。炒
豆。祀竈君。以糟草秣灶君馬。謂灶君翌日朝天去。
白家間一歲事。祝曰。好多說。不好少說。記稱灶老
婦之祭。今男子祭。禁不令婦女見之。祀餘糖果。禁
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竈餘。則食肥膩時。口圈黑也。
廿五日。五更焚香紙。接玉皇。曰。玉皇下查人間也。
竟此日。無婦姬詈聲。三十日。五更。又焚香楮送迎。
送玉皇。上界矣。迎新灶君下界矣。插芝蔴稽于門
簷。廳臺。曰。藏鬼稽中。不令出也。門廳貼紅紙葫蘆。

曰收瘟鬼。夜以松栢枝雜柴燎院中。曰燒松盆。煙
歲也。懸先亡影像。祀以獅仙斗糖。蒜花繖枝。染五
色葦架竹罩陳之。家長幼畢拜。已各自拜。曰辭歲。
已藁坐飲食。曰守歲。是月小兒及賤閒人。以二石
毬置前。先一人踢一令遠。一人隨踢其二。再踢而
及之。而中之爲勝。一踢卽及焉。卽過焉。與再踢不
及者。同爲負也。再踢而過焉。則讓先一人隨踢之。
其法初爲趾踵苦寒設。今遂用賭。如博然。有司申

禁之不止也。○凡歲時不雨。家貼龍王神馬于門

磁甁。插柳枝掛門之傍。小兒塑泥龍。張紙旗擊鼓

金焚香各龍王廟。羣歌曰。青龍頭。白龍尾。聲作小

孩求雨天歡喜。麥子麥子焦黃。起動起動龍王。大

下小下。初一下到十八。聲作摩訶薩。初雨。小兒羣

喜而歌曰。風來了。雨來了。禾場背了穀。聲作來了。

雨久。以白紙作婦人首。剪紅綠紙衣之。以茗葦苗

縛小帚令携之。竿懸簷際。曰掃晴娘。日月蝕。寺觀

擊鐘鼓。家擊盆盎銅鏡。救日月。聲嘈嘈屯屯滿城中。蝕之刻。不飲不食。曰生噎食病。幼兒見新月。曰月芽兒。卽拜。篤篤祝。乃歌曰。月月月。拜三拜。休教兒生疥。小兒遺溺者。夜向參星叩首。曰參兒辰兒。可憐溺牀人兒。見流火則啐之。曰賊星。夜不以小兒女衣置星月下。曰女怕花星照。兒怕賊星照。亦不置洗濯餘水。爲夜遊神飲馬也。曰不當價。如吳語云罪初聞雷則抖衣。曰蚤虱不生。見竟曰枉。戒莫指。

謂生指頂瘡。曰惡指也。初雪。戒不入口。曰毒再雪。則以炖茶。積雪以塑于庭。燕舊有風鳶戲。俗曰。毫兒。今已禁。風則剖秫稽二寸。錯互貼方紙。其兩端。紙各紅綠。中孔。以細竹橫安秫竿上。迎風張而疾走。則轉如輪。紅綠渾渾如暈。曰風車。

三忠祠

出崇文門三里。曰大通橋。運河數千里。闢七十二。抵橋下閘。不復通矣。大通云者。著有成也。水從昌

平白浮村之神山泉。過雙塔榆河。會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積水潭。繇玉河中出。橋下閘而灘之。洶洶沌沌。櫻怒則鳴。過灘。貿然。泚泚活活。水乃疾行。疾者去之。緩以洄者取之。吱吱軋軋。林間之桔槔也。倚高城。臨運河。一二園亭而東之。三忠祠。祀三忠。漢武侯。宋鄂王。信國也。祠後濯纓亭。亭卽河之岸。撥船千艘。亭檻艘檣。日與摩拂。河故元通惠河。都水監郭守敬濟者。卽今遼故河也。我成化正德中。再疏之。再未就。嘉靖丁亥。御史吳仲請修。修三月。告成功。上舟觀之。屢居夾岸二十里。柳垂垂蘸河。漕舟上下達。大學士張璉等聯句以聞。上喜。給光祿饌。又分御膳賜焉。萬曆中歲運。二月徂五月。凍糧至。去年糧也。夏徂秋。逮乎冬。而至。本年分糧也。十年來。餉用急。漕政漸修。閘河一線。無守凍船。每花信麥秋時。亭陰閒閒。岸艸靜好。出都門。半取水道。送行人。閒者別張家灣。忙者置酒此祠亭。去

住各荒率。亭所閱少閒人。對岸鹿園。金章宗故園也。今日藍靛廠。下流十里小聖窩。龍湫也。崇禎壬申四月二十一日。大通橋下有聲如雷。有白物如犬。漣波而馳。至小聖窩而伏。

蒯文通墳

人鬼而千年不泯。不必其天神地祇也。不必仙佛果位中也。猶之人或久而名氏。不必其人。詩文傳者不必其詩其文也。或數存焉。其精神亦有然矣。

蒯文通墳。在廣渠門外。北八里莊南坡上。古埠高四尺。而蒯時出沒其墳。高冠廣衫。道人裝。一童子携紗燈隨之。墳百步外一井。蒯向井汲。乃返。晝陰晦。日見鬼之能也。見或立半空中。非鬼之能矣。萬曆初。丘太守瓚墳其側。遂不復見爾。地脉哉。丘先欲發視。堅不可。乃止也。尋夢蒯幘頭朱衣來言。生身一先輩人。尺寸地不見讓耶。丘悔之。今其子孫微矣。讀蒯徹傳說。武信淮陰。殆任數者。及對漢高。

始任質者。性情麤至。始有道者。傳又云。蒯說韓不用。佯狂燕市。蓋歿而葬此。蒯所著雋永八十一篇。不傳矣。而墳傳。

將臺

洪武元年。閏七月。左丞相徐達。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築臺駐軍。翌日天霧。設伏戰。擒其梁王孛羅等。元主聞報。夜開建德門。北如上都。達兵遂至燕京。攻齊化門入。執其監國帖木兒不花等。今州西

土堆高半里。方廣半里者。所築臺也。或曰。唐薛仁貴征遼。駐軍臺也。達因之。後成祖靖難而南。駐蹕焉。嘉靖中。都門一道人。稱言遇中山王將臺邊。授賈力法。以授人也。其法。用意蓄氣。周其身。處處運之。挺直立。徹頂踵。無懈骨。卷肱。掌指稍屈。兩足齊踵。相去數寸。立定。兩手從上。如按物難下狀。幾至地。轉腕從下。托物難上也。過其頂。兩手植。則又攀物難下。而至肩際。轉腕。掌向外。微拳之。則卷肱立。

如初。迺卷兩肱。開向後者三。欲令氣不匿膺間也。却舒右肱。攔物之欲右者以左。逮乎左。左之爪相向已。如將及之。則左手撐而極左。右手拉而却右。左射引滿。引滿。右肱卷如初矣。則舒左肱。攔右手撐。左手拉且滿。以右法。左右互者各三之。則卷兩肱立如初。左手下拊左外踝。踝掌競勁相切也。則以右手腕。推植物使左傾。傾矣。顧曳之。使右倚肩際。如是者三之。則右手下。以左法。左推曳之。以右

法者三。則卷兩肱立如初。平肱。掇重者舉之。勢極則振。蓋至乳傍而拳矣。握固。腹左右間。不附腹也。高下脉臍之輪。則劈右拳。扼右肩膀。一強物。至左足外踵。轉腕托上。托盡而肱且右植。則扳而下。至右肩際。拳之。反拳。據右腰眼。左右互者各三之。徐張後兩拳而前。交叉指上舉。勢極則轉腕。舉者掌上。十指端上也。轉者掌上。十指端下也。又掌上拱。首項負筐。腋以下皆卓焉。就其勢。倒而左。幾左足

外地以前勢起。倒而右。左右互者各三之。凡人倒左者。左膝微屈也。倒右者。右膝微屈也。不屈者。法也。乃取鹽湯壯溫者。濯右手。掌背指濡之。平直右肱。橫揮之而燥。則濯左。左揮。左燥。復右。互者各三之。計揮且數十矣。自是兩肱不復卷矣。迺蹬右足數十。左仍其數。蹬以其踵。或抵之。縮以其趾。或絆之也。則屹立。歛足舉前。舉踵頓地數十。已而兩足蹲立。相去以尺。乃揮右拳。前擊數十。左如之。乃仰

臥。復卷肱如立時然。作振脊欲起者數十。而工竣焉。凡用勢左右。必以其脊俱。凡蓄氣必迄其工。凡正日二三。必微飲後。及食後一時行之。時則以拳徧自捶。毋使氣有所不悉。時揅五指頭。搗戶壁。几案。久而作木石拊聲焉。坐屈肘上之。屈拳前之。臥必側面。上手拳而杵席。坐卧各因其左右。其拳皆握固。

黃金臺

黃金臺名。後人擬名也。其地。後人擬地也。史記。昭
王爲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
不言築臺。後漢孔文舉。謂昭王築臺以延隗。梁任
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或呼賢士臺。托
賢臺。有臺名。無黃金名。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黃
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其上。延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圖經云
然。始有黃金臺名。今易州易水邊。一黃金臺。都城
朝陽門外。東南又一黃金臺。二黃金臺。歸然皆土
阜。

卷之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